

黃夢潔，1975年出生于福建詔安，1999年畢業于中國美術學院。現為福州畫院專職畫師、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、中國工筆畫學會會員、中華詩詞學會會員、福建省花鳥畫藝術委員會委員。作品《草木虛空》參加在廈門舉辦的“2020年當代水墨邀請展”；2020年，作品《異域》參加瑞士盧加諾紙面藝術博覽會；2021年參加意大利克里斯蒂安米蘭設計周平行展雙個展；作品《草木虛空3、4》參加2021年意大利第十屆Present Art Festival國際藝術節展覽；2022年，在比利時舉辦“黃夢潔水墨藝術布魯塞爾邀請展”；作品《時間的凝固》應邀參加2022年法國巴黎大皇宮藝術展；2022年，作品《墨潮新象》參加在中國臺灣舉辦的“海峽兩岸青年繪畫藝術交流展”；2023年，作品《涌動墨潮》參加在中國臺灣舉辦的“2023類水墨的國際旅程”。出版有個人畫集《唯美新勢力——黃夢潔工筆山水畫》《世紀風華》《黃夢潔花鳥畫精品賞析》《黃夢潔花草蟲精選》。



藝術，是智者的手物



▲《木石三昧》

人在鮮活的時空中，要真切的去面對每時每刻源于自我六識的反應，去發現屬于自我和世界之間的那個蟲洞，從而融化人與我、己與物、傳統與現代等界面，從萬年前的原始到當下的文明，這天生俱來的對立，是無智的悸動。每個種族都有自己美好的傳統，而傳統里存在着種種可以被當下淘汰的，和種種必須一生保持的，這對于個體，需要經常性去排解。于中國式繪畫而言，水與墨畢竟祇是一種物質，而人類習慣了觸物生情的業力，往往無力擺脫，從而沉迷于和自己無關的過去，并以為是種收獲而竊喜。作為一個個體，我經常提醒自己，并用水墨去記錄自我世界里的一些情緒思痕。水墨這樣的工具，它對我而言，祇是方便。因為有這樣的便捷，使一個人

可以隨時沉溺，去表達心靈深處的那些自由與平等、變幻與激動。

在面對自然的事物面前，我常常把它分解成三個角度：第一是選擇可以入畫的自然景致，這可以簡單到一花一葉；第二是我對自然景致的意境的投射，這是個體重新賦予自然的能力與意義；第三便是思考選擇以什麼樣的筆墨語言來重現這兩者。

對于第一點，我盡量不按正常的、大眾化的觀看事物的角度去觀察，我習慣性地在移動中去察看對象，選擇特別的視角，從而成為一張畫的基本構圖。但當你徹底瓦解了構圖程式，哪怕破綻也會成為那種意外的驚喜，而面對空紙一張，有時任性就足夠了。

第二點以我這些年的經驗便是讀書，

以詩歌為主，古今中外都讀，我以為人對自然的感觸是不受時空限制的，時空祇是個虛幻的概念，所以可以不斷的去體會每一種詩意的氣質，從而盡量不讓自己落入某種氣質，並能夠熟練的變化氣質，這一點是我一直堅持的，雖然至今我還不夠。除了詩詞之外，對宗教與哲學認知是必不可少的，這包括現代前沿科學對事物的認識。當一個人能從各種知識結構去看待理解同一事物時，一個人才會盡可能的減少自己的困惑。理清則事無礙，這也是古人的教誨。而一個人的見地，以格局為上，但不拒絕情趣；取意志而尊物理，這不僅是藝的取向也是士的行徑。所謂境界，是明白了極微塵的大方廣；所謂通達，是使人可以不味雅俗貴賤，這種種的心行便是一個藝術家

的底氣。

而對于第三點它直接承載了一個藝術家所有的積累，以有形的筆迹表達無形的審美觀。創造什麼樣的造型是解決所有藝術的根本，一切問題都可以從造型得到解決，筆墨的安排必須服從于此，完整的造型體現了一位藝術家的精神世界，攝受了畫面的所有元素。所行的是筆墨，能見的是造型。所指的是精神的高低與否。

我以為，一張上乘的畫作，多是在無心之時生發的，人與畫、水與墨等都執意不得，即便是種種用意用筆的犀利，看起來都要那麼的漫不經心。

藝術，畢竟是智者的手物，不是苦行僧的蒲。

(黃夢潔)



▲《孤池》



▲《荒野青螺》



▲《草木虛空》

